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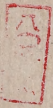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士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一老農云墓前小田十年前
有兩牧兒挑菜拾得銀二錠又一牧兒與爭遂棄於
塘水中其父兄知之涸塘求之不得明年浚塘深二
三尺仍不得衆以為閻公之靈



全椒金進士兆燕嘗於市得一印文曰樓亭因以為
號莫不稱樓亭先生矣秉鐸揚州乃構一亭於學署
之右即扁曰樓亭作樓亭詩云廣文官舍如蓬科數
椽新構安樂窩繞屋花樹交枝柯小亭容膝堪婆娑
妻孥婢僕紛譏訶何異琢玉為飛墻傳舍寢食年豈

妻孥婢僕紛譏訶何異琢玉為飛墮傳舍寢食年豈

多徒為後人作巢窠選官他日奈此何安能車載兼
馬馱先生但喜居有那此語勿聽姑言他好友一室
同吟哦軒牕晴日烘簾波斗酒且喜衰顏醅安問頌
禱哭與歌

江寧蔡芷衫名元春老詩人也其形如鶴動必合禮
儀徵施小錢先生少與為詩交施貴遂不一見施聞
其遊於儀步行訪至其寓歡論三月而蔡終不至其
門也或以札託其便寄江寧寓余秋農屬其至秋農家
面致之蔡歸適遇秋農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送

至君家也明日蔡詣秋農家適秋農他出見其子又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面致秋農也展轉數月而後達又有遠客至叩門蔡啟扉見之驚訝失聲復閉門不容客入良久開門出已盛服矣蓋先此未衣冠恐褻遠客也戊午余在江寧會於快園傳其事者甚以為拘狀古道日漓得此一老亦可以諷矣

嘉慶九年三月末霜黑色著白衣有斑蝗子盡化為蚊鬣人五月間泗水者言水面微溫五寸之下寒澈於骨未幾水至

齋德紅言凡花五月前開者皆可烘令冬開五月五
日後之花則不可烘烘之即枯瘁蓋五月一陰生陰
生之物發以陰氣烘之以陽助陽不可以陽助陰也
烘之法掘一地窖置花於內之四周中置一鑊盈以
水用炭火徐徐煮之窖上覆以土不漏一隙水氣升
滿窖中暖而兼潤樹即生葉生蕊漸移近日即開如
牡丹芍藥桃杏石榴之類皆可於十二月烘之蓋獨
陰不生獨陽不生水火相交而後孳也佛手香櫞之
類冬月窖之用陶器為外以木作桶貯陶器中周以

炭屑裹以紙可至夏月不壞菊之初蕊者用蟬翼裹之至正月去其蟬翼菊即有花

楊竹廬都尉言其先人嘗在口外見一馬行水上四蹄踏水面如有載之者又一馬蹄齧甚軍校殺之其腹皮内生鱗甲皆龍馬也

庭聞卅世說六卷泰州官紫懸太史撰言十年前後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為遊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遂有偽為求售者甚或錢背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

或錢背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

三字
小注

尚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乾隆戊戌
己亥間擇康熙錢幕有漢字者十枚為同福寧東江
漳臺廣薊浙十字每十錢可換千錢

浙江某縣之偶盜有母子者家甚貧子夜出曉歸則母之
頭失去數日後得之碓門碓門離所居百餘里報官
理之不可得其故以為姦則是媪六十餘且多病老
醜而厄斷無姦理以為盜則窮無長物亦未失一物
况盜不必盜其頭也以為仇殺則無仇村人閔其貧
多周之母子方感惠不暇何仇為於是遷延歲餘有

里正出首始得其事蓋兇手某甲者素有仇家思有以害之知是媪夜獨宿居在路側又老病易殺乃自籬入斷其頭行數十里將置於所仇者之門適仇家有病人門夜啟燈火往來不息甲不能遂所欲又思離此數里有里正者亦其仇也乃置頭於里正之門里正之子晨起見之驚告其父父曰此必仇我者彰之則墮其計姑匿之三日後陰送於碣門此頭之所以在碣門也歲許某甲者忽持一帖詣里正恐嚇之云適在碣門得此帖言向來人頭乃爾所置吾與爾

云適在破門得此帖言向來人頭乃爾所置吾與爾

厚特潛送爾當報我里正餌以重謝得其帖明日持
以自首是事之情乃畢見此嘉慶庚申年事余在浙
撫署親見其事帖即甲所書文義佶厥多不可句細
審其文大抵多別字似歌詩云此帖今存案卷中天
下事多有無情無理出人意外者如此是也記之以
告法家者流



張竹軒名葆光滁州詩人也嘗客揚州館牛太守家
見人有鼻烟瓶亦購得之以高糧酒貯入時時嘔之
將試於省恐省中錢價不一恐受其欺在滁置錢二

十千買二驢負錢至省僅携一僕人每日放驢城外
飯食洒掃乃自為之而每夜飼驢以穀時省中錢價
實賤於滁計買驢養驢之費甚多方大悔其性趨風
味類如有二人各質以詩竹軒閱畢指甲曰此短
指乙曰此長其實甲優而乙劣也問其何以短何以
長乃曰甲之短譬如黃馬掛乙之長譬如黃外掛上
有 皇恩欽賜四字其詼諧之妙令人解頤

嘉慶十年大水民饑商人於下河諸邑設廠賑粥奉
州廠在光孝寺前初開廠時有孺子牽其母衣泣涕

州厥在光孝寺前初開厥時有孺子牽其母衣泣涕

而出既出母問其故孺子曰適入門見兩巨人麻冠
麻衣面目兇惡竄不食粥以避之也母方詰其妄忽
門內數百人一齊傾踣死者九十四人

乾隆初年堰橋鄉一人被殺甘泉令賀公廉吏也私
訪於人其人曰江江一蒲鋤揚州土語呼確確為江
江又讀江若姜賀誤聽以為姜家一蒲鋤被殺者之
鄰適姓姜素無賴乃鍛鍊成獄竟抵命至今里人冤
之特記於此以見私訪之不可恃而各地風俗土語
尤長吏所當察也

浙

周金聲患頭痛醫治不愈李翁西垣炳診之曰脉有
鬼氣非尋常頭痛可比他醫咻之以為翁之怪也越
半年目中見鬼始而見形既而能言則張姓者云前
世為周之僕為周所殺周乃大奇李翁之診復請治
之李曰痛可以藥去鬼不可以藥去雖狀古人有治
鬼之方請求其理以試之鬼之所託必在陰藏惟肝
能匿之故痛見於頭而狀形於目余思鬼畏風試以
風藥驅之乃署防風荆芥獨活羌活白芷川芎藁本
細辛而重用甘松作末藥使周朝夕服初不甚效久

細辛而重用甘松作末藥使周朝夕服初不甚效久

之鬼漸蕙縮謂周曰姑遲十年更來鬼形頓寂周疾亦愈周神李翁之技遂學醫於李余撰李翁醫記嘗載此事時乙丑夏月周方以醫噪於時是年秋七月李翁沒至明年丙寅去周病愈正值十年鬼復至騷擾萬狀周竟死矣方周之既愈也每病李翁治之皆以通利之劑令時服百勞丸丸中有大黃麋蟲等皆破血之品翁戒之曰鬼非血不凝血破則鬼無以宅異日慎勿以陰虛用補血之藥也翁既沒周昏瞶忘翁之言用他醫說服地黃而鬼至翁之治鬼可謂神

矣然鬼期以十年復來蓋預知翁之死而驅治者無
人也鬼亦靈矣哉或言金聲有兄嗣其伯父為子伯
父久歿嗣母不相能有養媳未成禮而是子私之有
身他醫以為蠱脹獨李翁決其為男胎母大恚以為
有他私是子跪自承明其為己所私也母不聽已而
生男殺之是子乃憤縊死金聲實有力焉鬼即其兄
也諱稱張姓耳李翁精於脈辨胎之有無男女不少
爽自悔以診殺二命此技遂不肯傳於是嗣母者
鄰里不齒之今飢寒為乞丐云

北湖江起堂之兄子嘉慶十四年八月病痢月餘一日氣絕家人備棺衾未即殮一晝夜忽甦呼起堂曰兒不死矣見白面王細詰姓氏里居曰誤也責役三板釋回其家云胸尚溫喉有微息實不盡死也三十年前有水夫徐大六者死三日胸已不溫家貧無棺忽起又二十餘年乃死古人死不即殮升屋而呼原有深意慎終者宜知之也

郡城東門外多子街戴家染房對門開茶鑪者三鼓時忽聽門外瑟瑟有聲闚之則數人鎖一染工牽

之行後一人以楮抵其腰向大街東去故識其人忖
曰此人素謹愿無過何罹此出視染房之門則緊閉
焉明日趨問此染工適不在店已疑之久之始悉其
事是夜眾染工皆睡聞呻吟聲眾起視則此染工自
投湯鏊中下半已糜爛人無知者不知其何咎也

吳西齡杭之老儒也李鶴峰先生督學兩浙時慕其
人嘗步行訪之所著有說文理董依原卷數前有前
編後有後編丙辰余在杭州見其寫本

丙辰在浙見沈石田野翁莊圖係以詩云野翁未見

丙辰在浙見沈石田野翁莊圖係以詩云野翁未見

見新莊石子回階引石梁高樹隔牆煙寺近亂雲拖
雨晚山長自春載酒應無度每日留詩定幾章絕與
輞川標致似我為裴迪亦何妨跋云向歲雨中過堊
翁莊北野固不在余得逕造成題以歸茲為圖並錄
前言用抵覲面云浙東楊子器次韻云第二泉頭一
草堂鄉人稱是野翁莊簞瓢有味功名淡塵冗無緣
夢寐長荷蓀行看雲影散脩琴歸去月昏黃杏花春
雨園林好藥品風吹繞屋香小屋如龕蓋薄茅野翁
投作寄身巢冢常有酒依方釀村僻無書借本鈔認

主難豚渾解語忘機鷗鳥類深交白雲滿地山周帀
俗客柴門未許敲李庶飲野翁泉是日秋亭携苦節
君與俱因用匏菴太史韻一首云山瓢新汲野翁泉
搯石澄來信手煎詩侶一時皆出右茶仙秋亭別號六事
更無前乘風北野先歸去抱被西巖暫借眠奈得相
如病消渴暮年水遞賴君全晉菴陳賓詩云放舟赴
飲野翁莊喜有諸公共舉觴淑景尚如前日好老懷
不似少年狂來衝小雨穿山徑歸戴斜陽出寺塘一
日陰晴猶未定世途何必計興亡詔許歸田慰暮年

野翁莊上任留連尊前常儘平時量心遠多因此地
偏天上風雲曾際會山中猿鶴且隨緣流行山坎非
由命自有吾儒舊簡編跋云丙辰^夏四月望前一日辱
北野先生又招飲於此酒酣得二律遂書俾從者粘
於壁以紀一時佳會且為後會張本云姚文灝詩並
跋云野翁莊近體用晉菴先生之高韻不避補綴良
可笑也怪底野翁詩似唐十年高臥慧山堂巖邊積
雪當堦戶樹裏鳴泉遶石廊雞黍每邀方伯過江湖
應笑使君忙朝來避暑間相訪坐到東林缺月光懷

泓

玉山人姚文灝稿拜北野老叟宣城石經詩云山莊
初至剩歡然稅駕堂臨翠嶺鮮萬壑松聲送琴筑一
~~泓~~泉影盪雲煙旋栽梧竹傍牆隙巧甃堦墀取石圓
境固清幽人更美午橋何必慕前賢曲曲回廊繞澗
亭品泉嘗茗我非能倦來就榻時一卧喜極携筇山
載登午席歛扉俄得伴夜談折簡故招僧欲酬吟句
難摹寫更向松陰倚翠藤跋云戊午十一月八日訪
北野先生於山莊杯酒盤桓遂蒙留宿匡牀石枕夜
不能寐爰賦俚句以寫妙境薛憲章詩云高懷壯歲

不能寐爰賦俚句以寓妙境薛憲章詩云高懷壯歲

已歌唐錫麓曾開北野堂仕不出門還井邑隱仍醫
國謝巖廊自非說劍遑多暇除是揮毫更底忙水部
詩篇勞寄似驪珠璀璨坐生光卷首有祝允明書野
翁莊三大字後則錢籜石侍郎載跋云野翁周姓名
佩字鳴玉號北野南直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授水
部主事遷郎中值內監李廣用事拂衣歸築莊錫麓
嘯歌自娛沈啟南寫此圖並係以詩祝枝山為題其
額而野翁莊之名嘖嘖詞壇矣卷後諸詠啟南實倡
之而和者多知名士按陳賓字朝用無錫人天順甲

申進士以藩伯致仕李庶福清人成化辛丑進士姚
文灝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任湖廣提學風節凜狀
嘗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而
已楊子器字名甫慈溪人成化丁未進士仕終河南
右藩為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屬草嘗與楊君謙集
都元敬齋名甫立成數律君謙曰子才堪使外國驚
倒番人名甫曰我詩不行於中國僅可驚番人乎史
經宣城人薛章憲字堯卿江陰諸生博學工詩元敬
序其集謂可繼王原吉張希尹後塵子甲嘉靖己丑

進士並一時名筆惟匏菴詩不知何時佚去感慨係
之矣計此流傳幾三百年曾無表章之者今詳訂始
末俾後之覽者瞭如指掌云乾隆己酉嘉平籀石老
人錢載識時年八十有二

吳縣周瓚號采巖工畫白描人物乾隆庚戌自京師
歸遂家於揚州嘗為阮大中丞作校書圖卷子為余
作焦公像與焦孝然像程竹广太史為余書跋於上
又作諸葛武侯出師像林庾泉小楷書出師表又作
仲長子像曲阜桂未谷八分書仲長子像四字皆傳

作也其白描人物皆出以心思自先起草改定然後
揮筆於幅上描之不似他人必假舊稿為藍本也其
論畫云凡人或坐或卧或行或立須如生人得自然
之態手足衣服稍有做作便是優人身段土木形骸
矣辛亥壬子癸丑相處最密乙卯同遊於越曾娶妾
生一子今復歸吳中矣阮中丞貢 上墨模采巖所

畫

浙



南史循吏傳邱師施臨安還惟有二十籠簿書並是
倉庫券帖余乙卯丙辰佐學幕於浙歸携廢卷紙兩

擔至揚關守關者以為絲物當投稅啟鑰驗之色沮
總廳朱公元龍家住郡城內游府轅門前有妖擾之
既守汎北湖遷家口來避之已而妖亦至其子十一
二齡耳妖獨擾之為甚是月割肉刀忽舞空中有聲
曰十五日以飛刀來殺汝舉宅大恐朱乃與其子避
之時甘泉山下坎頭巷有胡姓者亦有妖擾之焚其
屋至盡俱甲戌年事

余生平最忌夢蛇癸卯甲辰間屢夢大蛇乙巳遂丁
先父先嫡母憂戊辰二月夢大蛇黃色壞廳屋右壁

越一月而仲弟叶六病歿丙辰在衢州夢蛇盤榻下
明日姑母訃至其餘凡夢蛇大則有死喪小則亦必
疾病未有爽也甲戌二月又夢二蛇甚小一在丁香
樹下一在書塾堦下昂其首相向張口若求食余婦
以勺取盂中物傾入其口中良多而後去心甚惡之
閏二月十一日廷琬自城歸而病甚危至月藁方安
而二十九日兒婦厥不知人張口不能聲余婦以參
粥傾入其口儼然蛇^夢中蛇狀也病治數月方好
甲戌年四月二十五日丙戌素問所謂天符也天氣

肅

甚寒肅是年五月族中一婦人洗浴死於浴盆中又聞一女洗於水立死一婦人踏水車即死

乾隆乙巳四月先子咯血疾發數日小愈但倦怠欲臥二十五六日遂臥不起然每歲疾發多如是適縣有牌示五月初一日試童子循時方補廩膳生例于前一日在明倫堂公押保結而二十八日則書院課期二十七日先子命入城課文且應公押曰可初二日歸也督家人浴角黍為午節用然神氣殊倦語言聲不揚循二十七日遂入城明日在書院作文更許

家中僱工張眇來曰今早公道橋黃醫來視稱不治
聞之魂喪急行不及火策驢驢不行乃步歸三鼓半
先子已氣絕臨絕呼大兒不已蓋余入城有張醫進
以丸藥即神昏旋延黃已不可為仲弟以治棺往仙
女廟買木故終時惟三弟在側三弟始十二齡耳先
母哭謂循曰汝父待汝歸有要語付汝屢問曰不可
待矣究不知所付何如語也言至此痛心不可為人
計離先子僅一日半耳一保結一課文有何大緊要
而必入城致此終天之恨時欲自殺餓三日婦翁阮

公賡堯來曰爾父有語欲付汝是可思而得也爾惟
於事之宜盡者皆盡之即父所欲語也爾死何以體
父之所欲付今已距三十年生平第一大咎夢寐中
所不能安也嘉慶壬戌自京師歸阮中丞又有書來
約買舟行矣吾母忽泣下以鮮鯽魚養水中付之曰
爾帶于舟中烹而食也時竟行十月心時動適母有
信來云得曾孫遂辭歸從此不復出乙丑會試不赴
而吾母竟終於是年洪賓華輓詩云忍教千里絕溫
裾此知我者而余實心痛於先君之終不獲侍側尚

不致再抱此痛耳

館

甲戌秋里中有父子之訟訟師陳姓者實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陳早起俟沐完有所謀忽大呼若有攫之者暴死聞者稱快人誰不死死而必令人稱快亦危矣又有丁姓者亦訟師也以虎呼之壬申二子偶病丁忽於藥中自加葛根二子遂不食三日相繼死丁後為大吏訪拏死獄中浙

甲戌夏四月大旱竹筍出土尺許遂不復上至秋雨後皆復成竹余為秋竹吟云百日不雨赤日烈草枯

後皆復成竹 余為秋竹吟云 百日不雨 赤日烈 草枯
樹黃禿無葉 立秋三日 乃聞雷電光 徐徐催雨來 犀
角滿地 篁生落 一日一尺 長十日 長一丈 一月未窺
園青接雲霄 上西風漸冷 蟬無聲 新篁弄影 秋牕橫
木莖方榮 半夏始生 陰陽之氣 有時而不誠 吁嗟乎
田中禾秀而不實 可奈何 又為青頭稻歌 云 天上不
雨 地下水來 天上不雨 山田乾 地下水來 水田漫 湖
水 八月 刺骨寒 泗水刈稻 稻未老 一半沾沾 不離稟
或舂或揄 斷要青頭 晨炊作飯 香悠悠 婦子嘻嘻 幾
日食 只恐完糧完不得

浙

戊申在江寧買一絲帶繫至庚申年又在江寧買之
始換去舊者又繫至乙亥始換蓋已斷裂不可結矣
憶向在浙署有馬張者哂曰一帶值幾何余慨然曰
設余得新者以此贈爾爾欲之乎曰不也然則以贈
他人有欲之者乎曰不也然則將棄之矣吾正慮夫
新者至此孰結歷錄者將不存也余以戀之者存之
也

先王父鑑千公望子孫讀書時吾父以咯血不復能
應考試先王父甚望有孫能讀書是時里中有文昌

應考試先王父甚望有孫能讀書是時里中有文昌

會意欲與焉而眾不許以為既無應試之人且俟若
生孫能應試時請君入會可也王父無可奈何憤鬱
而已故吾父後有請入此會者不許也乃余竟以二
月三日生而向之在會者今轉不必有能應試者然
則讀書不讀書不在文昌會與否也偶憶而書此

乙亥五月十九日癸卯阮梅叔着人來云伊墨卿先
生在揚欲下鄉奉候不便又不敢請先生入城相約
二十一日會於雷陂之阮公樓二十一日乙巳早起
冒雨到雷塘尚早先過吳生立和家吳生留飯飯罷

趨

城中人方來乃趨到阮公樓伊公須髮頗蒼蒼矣言
數年在家讀書授徒本不欲出因見外間教匪滋肆
不敢自安故出以報國且數年讀書將出而自試其
學先生真不愧儒吏因同到隋煬帝陵眺望久之共
飲於阮公樓飲方訖大風雨從西來滿樓皆涼少時
予先行先生以所刻雷翠庭集見贈先生作雷塘話
雨詩余擬雷塘話雨記梅叔亦有詩是秋先生以病
卒於揚州九月末公子少沂以柩歸少沂名念曾有
札寄湖屬作誄文余以賤不敢誄貴效雁門太守歌

歌以弔之憶先生乙丑守揚丁卯以憂去至此九年
郡胥韓奇云伊公儒吏也嘗行部至高郵呼州吏某
某至市口曰吾自下車以來訴爾者不一人然止杖
罪若提訊爾恐累百姓姑杖於是爾輩宜更新改悔
遂杖之民大快其吏頗知悔又至秦州一州胥著新
襪履尤燦麗公曰爾一胥乃自侈如是罰其隨輿後
行凡趨一日胥跪乞改過從儉乃釋之
丁卯余在昭忠祠修葺府志太守伊公所召也時同
一人往見某令其一人長跪余長揖而已令色若不

豫此余有傲名所由來也甚悔不當往壬戌四月謁
朱文正公於白池不過長揖而已

農人以芒種後為梅天夏至後為時天頭時七日中
時五日下午時三日小暑後為浪蕩時必至大暑不雨
乃種豆諺云六月六種紅綠是也乙亥梅天方過才
交時亦非無雨特不大耳山農以為旱爭種豆豆種
昂貴每斗至五百錢農人稱貸買豆而以稻秧賣與
湖農五月二十五六日大雨田田滿足溝澮皆盈而
田已種豆欲耕去栽插稻秧而秧又賣去豆不宜雨

田已種豆欲耕去栽揮稻秧而秧入賣去豆不宜雨

皆爛損於是雖得雨仍不啻旱年矣人情不安分以待天時浮躁之弊至於如此

鮑惜分之子均年六歲其塾師授以爾雅惜分徧問人皆曰善最後問余余力阻之又作文一篇暢言其害惜分深以為狀後語人曰焦某通達不迂指此事也憶循初入學時先子命授毛詩後讀四子書謂不必讀注時頗有言宜連朱注讀者先子曰兒若不能讀書朱注何用讀若能讀書單靠記得朱注為不怕歲攷計耶先師范秋帆先生言左傳不可不念念時

即講不啻看演義真足以舒小兒之性靈後見章進士文史通義亦言小兒宜先讀左傳

乙亥六月閱邸報石御史承藻參劾王樹勳已革職

研審為之大快樹勳邵伯鎮無賴子也嘗依江書海

作奴隨江入京師書海死王遠為僧於宣武門廣慧

寺法名明心妖言詭誕交通要津乾隆時事犯一時

被累者多矣舉人章宗原其一也見孫淵如觀潛歸

蓄髮居小街仍以結交當事為聲氣後以修石塔寺

又漸起遂捐同知卒升知府前年歸邵伯鎮雖自冒

又漸起遂捐同知卒升知府前年歸邵伯鎮雖自冒

稱巨族而本鄉士大夫無與酬接者除往來貴官外
日與市井間無賴酒食笑樂其坐間客或帶小枷或
係鏡桔或面刺字鄰里頗傳為笑談云

徐中^仲西鄉農家子讀書西門外都天廟中師事甘
泉老儒姚雨田徐家故鄙不能助以錢在廟甚苦僧
亦薄之余以其有志也乾隆癸卯請於先君邀至家
塾彼所知者高頭講章明人八股而已余乃令看諸
經注疏其師嘗面責余謂余害之以為不令學時文
而從事於經也戊申府試第一明年入學頗以學結

交當時名士遂力詆余之短余不校也一日又於人
眾中詆我適黃春谷在坐不平訶之曰焦某原可短
但子獨不可出諸口子非焦何得至此余時在浙已
而李濱石語我余亦頷之待之如故未幾病死其妻
盡賣其所蓄之書而嫁余於書賈葉翁處見其書中
竟有詆我而大書特書者不以為謬即斥為妄余始
甚恚之既而轉以自省悉以其詆語付諸火且擇其
善為作江都兩生傳汪孝廉孟慈修江都志徵事於
余且以傳付之

張明者阮氏之僕也乾隆丁未戊申間隨其主來拜
年編看余家諸屋時余固窘困屋久不葺傾頽所不
免也張明忽大言曰適從某家來見其屋光輝照人
其主笑而顧之余時愧恚而無如之何也時其主人
則甚饒於財未十數年其老主死家頓貧屋之傾頽
不啻余丁未戊申間然張明則亦死矣大抵人家有
此等奴僕未有不敗者余非忌其言不化也書此為
子孫畜奴僕者之戒

李西垣精於醫不善逢迎故不行於城常往來於淮



而住邵伯鎮者最久每乘舟過我則沿湖之人邀之
以小舟相接如蟻翁於貧窮無力者用心力活之乙
丑秋歿後邵伯人集其十數年來所用方藥各依脈
案分門類居之成簿有疾則設位禱於翁檢簿中方
案相合者服之頓愈愈則謝以紙錢此楊君贊齡為
余言云聞之朱培五朱楊皆以醫鳴者

余八歲時在公道橋梓潼祠時未與阮氏結婚以拜
壽往也賓客甚多內一人誇其子聰儁令當衆人誦
壁上詩其子長余一二歲詩中有馮夷二字伊讀作

縫讀已余叔祖績園翁顧余曰子亦能誦乎余笑曰
余固能誦當不致似若讀馮為縫耳其子不服曰此
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邪余益笑不已曰吾生
實不讀百家姓而嘗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憑字
也旁一髯者大稱奇又一人私語曰區區者而夸若
是非令器也乃太學公阮廩堯先生竟以此深契遂
結婚姻至今四十餘年偶憶及之錄於此蓋余三歲
隨嫡母謝孺人即日識數字時母始范氏表叔王大
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故能知耳

余生平最善容人每於人之欺詐不^有即發而人遂
視為可欺可詐每積而至於不可忍遂猝以相報或
見余之猝以相報也以余為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
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容容作聖必合作肅
作人作哲作謀否則徒容而轉至於不能容矣自知
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先曾祖母卞孺人幼時卞公無子深愛之延師教以
詩畫遂工山水詩畫外無他好也曾祖父行五上有
三兄皆年長析箸分以瘠田且以先世欠債委之曾

三兄皆年長析箸分以瘠田且以先世欠債委之曾

祖父曾祖父少孺日吟唔於書塾中性情醞篤莫知
爭也然追呼日號於門下孺人乃盡以粧奩變易償
欠焚去詩畫專事田畝時年未三十也壽九十乃終
晚年深戒婦女作詩自言幾為詩畫所累所為詩畫
遂無存者

下孺人既力於農事家稍稍饒裕諸姪侈惰多貧乏
以田售於曾祖父或阻之謂此不宜受為將來口舌
下孺人曰不然此先業宜歸於我家且伊售於他姓
必遭迫脅以賤其值我受之價可稍豐也口舌

不在產之受否也已而諸侄饗煖或不繼卞孺人即以田所出米時假與之而必取契帖曰使知為借庶不浪用凡數十年不衰而未以索為口舌

卞孺人晚年每早起必梳頭作高髻莊肅儼然子孫婦孺見之不敢妄言笑

王右軍帖云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沈陰重痛四字寫狀精確余患此十數年深知之也余之疾乃與右軍同

與農叟乘柴車衣田間之衣登甘泉山靈雨臺飯於

市市有二人正高論當時人物而及余一指摘余之不善一稱譽歷舉余之善至於囂爭余恐其識我也敬笠揜頰而出欣欣然自得也叟曰子喜夫人之稱譽邪而其一人之謗毀也何如焦子曰否否人之有不善也實而指愧必生焉此指摘余不善者不及余之實而稱譽者則過焉余方虞其實指余之不善也乃歷舉無一及之所以喜也時方讀史為史論歸而焚其稿鑰其帙門人怪問之焦子曰今如市聞指摘余者不及也稱譽者又過乎吾之實也夫此二人者

與生同時共居數十里之中而未能得余之實也余
生古人後又烏能知古人之實而稱譽之指摘之乎
吾恐吾指摘之古人不以為愧而轉自得也

曾祖父於屋後手植十榆余生初全見之十歲時去
其八僅存二株嘉慶甲子其一株流血頓萎乙丑遂
丁先母憂

乙巳丙午間余迭遭大故又值凶荒債負所迫至於
不堪遂購肥鴨烹之治酒約一素相習者將謀之也
俟至二鼓其人始至至則驕佚之氣不可嚮邇余不

候至二鼓其人始至至則驕佚之氣不可嚮邇余不

勝自悼而所欲與謀者自禁不復言亦自誓從此不
輕與人謀緩急也二十年來其人亦衰落矣盛衰豐
歉一瞬間耳書此以戒子孫

余十五歲時承父命賀一常姓生日甲以譚語戲余
余笑而愛之乙忽正色耳語謂余曰適某輕忽足下
甚矣余亦笑應之歸以告家父家父曰汝以為何如
余對曰甲之戲謔狎我也固非乙之正色耳語乃輕
忽我也乙必以我為痴激我使轉而侮甲耳或乙有
憾於甲將假我以洩之乎家父頷之乙應童子試三

十歲外病瘵死妻適他人

館

乾隆二十六年大水二十七年先君於樓後造住房
五間時從伯父亦造住房伯素與木工殷姓交好是
時待之益恭豐其膳飲防其厭也先君則招一江南
黃姓匠人或以為不可信先君曰吾平生至誠待人
不知其他也伯屋成後七年而伯物故又六年遂拆
毀灰尚白釘尚刻利拆至中危得一瓶瓶內一針一
雍正錢計之恰十三年而余家之屋至今獨存已五
十餘年矣先君造屋時所以待工匠者率如常並時

十餘年矣先君造屋時所以待工匠者率如常並時

時督策其事而工匠皆欣然黃姓者後遂為主客每
來必主余家凡有器物及起造皆黃也黃戒其人曰
焦公長者我輩為之造物宜堅緻不可欺也先是先
君未有子造屋之次年余即生黃每至必抱持歡笑
余呼之曰黃蠻

謝姓木工亦江南人嘉慶庚申為兒納婦令置一木
牀數年以來不存小口生兩孫俱次第殤余未及疑
此牀也謝甚貧每有以周之一日此牀忽裂於中得
草^人二顛倒僂卧乃悟向來小口不存者此為祟也

焚而去之此後遂存小口然所以待謝者如故也謝

感激慚愧之至今謝父子並歿

乾隆甲午正月十五日余在市見肩輿四五喧囂而
來集於族祖倫士翁之門未知所謂也而觀者如堵
少遲肩輿之夫漸散去而保甲劉元入良久出蓋倫
士翁治家素嚴生平簡直人多怪之適有小婢其父
母居城有訛言於其父母者稱婢已為翁殺死其父
母故牽多人來爭鬧也而婢實無恙翁見此洶洶者
故匿其婢於後室俟諸人肆橫而出其婢憑保甲使

故匿其婢於後室俟諸人肆橫而出其婢憑保甲使

驗眾寂然悔為訛言所給也叩頭伏罪乃已眾空手
自城中來不能得一飯彼此相怨輿夫向索食索錢
窘萬狀翁曰即此處分已足無容鳴官也

汪容甫先生居玉井巷內鄰人數侮之知先生惡雞
聲故畜雄雞以饒之且時發不孫之言先生乃於左
衛街別賃一屋避之余是年假於壽寧之家去其賃
屋不遠遂數往來余問何以避曰鄰人小人也送官
甚不難狀用昆吾刀切豆腐殊為無味故避之耳偶
因橫逆之來憶及此事

余十九歲時嘗夜卧楊觀察宅之雙松堂其廳屋兩
進相連為六間有二松在西邊此屋素傳有妖鬼極
西一間有屏間之中存空棺余榻於棺之南此六間
中別無一人宿矣時膽大氣豪中夜醒聞窗外足步
聲已而推門入已而坐椅上作歎聲在屏外去余榻
甚近余躍起大喝趨而迫之則一老狗徐徐行去乃
知所云妖鬼者即此又未幾此屋中梁忽折是年觀
察卒于官時任湖南柳桂道也

曾祖母下孺人善詩畫余幼時見櫝門上泥金寫一

詩云雙雙燕子舞樓臺隔岸桃花映水開春水浸橋
人過渡柳陰撐出小舟來下孺人筆也相傳即孺人
所作近閱後村千家詩載徐東湖絕句云雙飛燕子
幾時回來听桃花蘸水開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
出柳陰來乃知孺人蓋錄此詩而稍改潤之狀韵度
已過原本



里中有會試公費辛未余未入都而江文叔壽甯之
張開虞諸君亦將此項遺我余乃用以治木解其表
為修屋之用其木之裏存為棺料風之七年燥矣丁

丑七月延匠人十二名造成二棺因吟一詩云生憎
蠅蚋怕狐狸羸葬王孫亦太奇無分疆場依馬草何
人江水學鴟夷瓜犀蔗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
莫道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戴相國蓮士未遇時值困乏揚州孫叟者辦鹽事客
江西嘗有所贈遺叟後歸揚莫有顧者頗亦困乏時
戴公已大拜假歸過揚謁祖墓首邀孫見之與道舊
事情款甚洽醴吏共驚豔之孫至今賴以活因憶官
保阮公幼時往儀徵縣試縣吏索錢五百始與結

狀官保時貧無以給止得錢二百吏眾咻之一吏獨
殺狀讓諸吏曰觀此君寒士與二百錢買一張紙何
為負矣何惡狀至此眾吏並呵叱此吏此吏自益錢
三百以結狀與官保官保後督學兩浙過里門首見
此吏厚酬之戴相國祖本揚州人其墓在甘泉山南
閉阮恭者安南人字共水號林谿閉阮其姓也事黎
氏官戶部總理財永定侯本世襲公自以功得侯其
國既為阮光平所奪隨黎維祺內附安置閉阮恭于
江寧富余每應省試與晤其人短小微髭須而黑齒彼

地貴者必漆其齒使黑也已遵

本朝服色而氣度

閑雅間亦能為詩十年前嘗有江寧人貿易至安南

為伊地人所欺侮致訟時閑阮恭官彼地正赫赫頗

右江寧人厚送之使歸至是遠徙江南客每厚報之

而得所安余親目其事深歎其一為安南之貴官一

為中國之商賈地之相隔也萬里當閑阮聽訟時不

過以其為中國人尊敬之耳不謂十年後遂受其答

事雖適狀錄之以為戒

劉文清公於乾隆戊戌已亥間督學江蘇不設閩人

劉文清公於乾隆戊戌已亥間督學江蘇不設闈人

一村童衣藍布袍隨之後循齋先生督學兩浙亦不設闈人時以為怪不知其守家法也余時在浙以文清舊事言之人乃歎服戊戌秋九月文清按試揚州通州試訖已十一月天寒過揚時公尚未有裘釐使者遺以輕毳公不受僅於某官借一羊裘去明日即返之



鐵

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往來未嘗上岸拜客曰施鐵如尚在朝能不畏之施儀徵人蓋嘗建言及是某公督學江蘇好進富勢而屏孤寒後罷官過揚貧

士聞之無不歡呼而富勢者亦莫或問也

余十四五歲時先子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錮諸賢余
曰願為楊桓不為范滂

丙寅九月西門白瓦巷民家產一物三首六臂四足
收生媪見之驚駭欲絕金君士英聞之俞君鳴鹿俞
住居近白瓦巷知之最真也

湖州陳蘭生丙寅五月來揚州言三月二十一日湖
州有龍與犴鬪沿湖歸安烏程吳江三縣損傷民居
千餘家墳墓俱拔起破棺眾屍合一處

庚申科岳大中丞監臨考簾官題云溫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矣僅取八人溧水縣黎君文最荒疏竟記過
三次撫軍來所帶吏役僅八人自騎馬者接不知也
自備供給而以應用之費分給諸生飯食嘗一人夜
巡或親至大廚房嘗試飯肉以故提調以下無不悚
然自厲



紅豆極難種種十餘年乃花又三年乃實花白色心
中一絲如縷赤色結角角內實正紅色如扁豆子大
或以藥中赤小豆為紅豆蓋未見此也新安方氏家

園產此或謫為娑羅樹其實為紅豆也方雨村名如

以豆見遺因說其狀

登州一種魚似石首魚而小異其地呼為家雞魚

吳興蘋花葉亦類荇但莖較荇為強花白色四出嬌弱可憐於李時珍所稱四葉菜者頗殊四葉菜即田

字菜非此狀也

乾隆丙申二月余家竹園中生一草闊六七寸長六七寸厚小半寸色黃赤上作細葉稠密碧綠可愛余移栽書塾前牡丹之側未知何草也至五月而枯萎

移栽書塾前牡丹之側未知何草也至五月而枯萎

庚戌郡城蒼頡廟庭左生一芝

江玉屏先生名立得側理紙於錢唐鮑以文而售諸
江鶴亭方伯方伯呈齏使以備貢上見之喜曰此
必出江春之手他人未知有此也紙如桶無端厚半
寸許江習隅說江習隅又言徽州許舍中好獵敬五
昌神於神廟後造小花園一所大如二畝田內地臺
樓閣皆備遊揚州不欲見人每日分令僮僕遊各工
段歸以語之錄成一帙好養牛嘗買一牯愛之每日
犁其廳屋磚石俱碎其他癖類如此

尹公壯圖有所書李白感秋詩筆力道勁想見其為人吾於錢大可廬處見之

臨清大佛寺有米芾書寶藏二大字教匪王倫叛焚燬不可得翁覃溪先生為山東學政時於諸生王顯文家求得拓本摹刻石立於試院堂上

馬遜圃秋玉徵士孫也家藏三琴其二字斲背井中刻慎齋朱遠其一唐琴背井中刻唐開元二年雷霄斲滿體朱殷斲紋若雲真寶物也

宋拓多寶塔江秋史侍御所藏也巴慰祖得之漢皋

宋拓多寶塔江秋史侍御所藏也巴慰祖得之漢皋

以贈江蔗畦太守後有梁巘跋惜偈文不全其化期
室界創精於刻等字俱模糊而鑿字獨完好旁有江
恂小印風骨雋瘦稜稜如切玉迥異今時拓本禿而
肥也侍御沒其弟文叔持售索價三百金苦不能得
展玩八九日為寫其梗概如此時壬子夏月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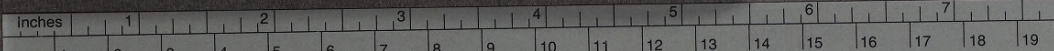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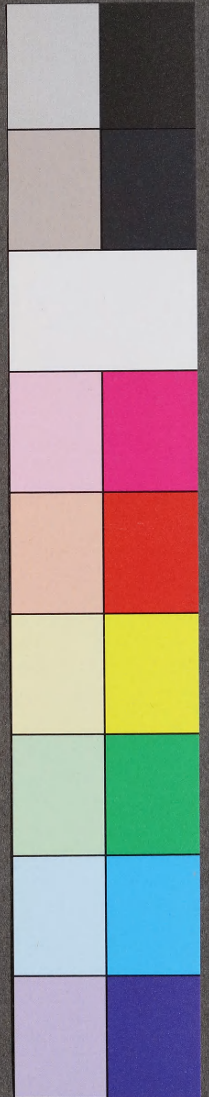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